湖北：奇遇七仙女和心之舞

呂途 新工人藝術團 2017-11-20

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

文／呂途

題記：

 在大余灣，我們遇到了棉花哥和七仙女，這是一群返鄉志士，希望繼承古村落耕讀傳統，依托大地和人民來傳承傳統文化和創造新文化。

在花博匯，我們再遇禪舞仙子們，她們到底姓氏名誰我們並不很清楚，但是，有些時候那些並不重要。如同她們講求舞隨心動，我們大地民謠尋找的也是心意相隨的夥伴。

棉花哥和七仙女

11月16日，我們的演出地點在湖北省黃岡市羅田縣三裏畈鎮的蒼葭沖。我們下一站的東道主棉花哥專程去蒼葭沖迎接我們。我們以前並不認識他，我們做了宣傳之後，棉花哥聯系我們，大地民謠接受了他的盛情邀請。對棉花哥的第一印象是，我覺得他有多動癥，就沒有安靜的時候，一直在拍照，後天聽他說，他對鏡頭中看到的東西更敏感！

16日下午演出結束後，棉花哥開車帶我們去他的駐地：武漢市黃陂區大余灣。他剛啟動，就差點撞到後面的摩托車，我覺得棉花哥好像有狂躁癥。後來得知，他過去在外打拼，做聖象地板的銷售，據說做得相當成功，曾經在人民大會堂做過演講。2009年返鄉，租下大余灣被廢棄的一座校園，做了一家“大余灣耕讀青年客棧”。

經過150多公裏的路程，從蒼葭沖來到大余灣。吃晚飯的時候，見到了棉花哥的團隊，都是仙子一樣的女人：芳姑娘、霞姐、董琴和棉花嫂。見到了棉花哥的仙子團隊之後，我心裏立刻踏實了，有這樣的團隊，棉花哥應該錯不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去大余灣村參觀。這是一個有600多年歷史的余姓古村落，村中有108戶人家，這裏曾經是商業景區，現在處於整改階段，沒有營業。與其他景區不同的地方是，這裏沒有把村民搬遷出去。當初景區開放的時候，村民開店或者做各種旅遊相關的生意。我們在村子裏溜達的時候，仍有一些當地人出售一些土特產：柴雞蛋，鹵蛋，豆絲，姜糖等。

村中有很多300多年的老房子，石頭院墻、石頭墻壁，徽派建築風格。解放前這裏很多大戶人家，很多大地主，棉花嫂家的太爺也是其中之一，家裏有七進的院落，她太爺當年還資助過新四軍打日本人和偽軍，自家院落也有炮樓和護院家丁。當年，大余灣耕讀傳家，有做官的、有經商的，富甲一方。明清時期，村子裏誕生了100多位秀才進士，近代和現代，也是名流輩出。

村子裏很安靜，很少有年輕人在這裏生活了，棉花嫂帶我們去拜訪了一位被尊稱為“隨園奇翁”的老人家，他84歲，和老伴在此安度晚年，余先生告訴我們：“過去，這裏非常非常美，很多蒼天大樹，得天地之靈氣，樹上有雄鷹做巢，一棵樹上可以棲息上百只雄鷹，樹下可以容納幾十頭牛乘涼。大自然是最美、最高尚的，很多人看不見，很多人把快樂忘記了。”

下午，我們去參觀心湖書屋，由七位仙女合資建設，其中四位仙女進行日常經營，她們說自己在心湖是一塊磚，哪裏需要哪裏搬，需要什麽就做什麽。圍繞書屋的是2000多畝的山地，她們已經在這裏種下了2萬多棵樹，還有一片茶園。因為做的是生態茶園，所以，茶樹長得慢些，但是仙女們堅持以生態和公益為先，以其他利益次之。棉花哥也說，耕讀客棧也從來不做商業廣告，用心做事，做自己喜歡的事，做一輩子的事業，不怕慢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們在客棧的書吧進行了一場小型的演唱會。

第三天下午，我們在客棧的廣場上進行了一場大型演唱會。

花博匯和心之舞

 11月19日，我們早7點鐘從大余灣出發，路經80多公裏，驅車前往武漢花博匯，上午和下午分別有一場演出。前一天晚上，林德政專程從蒼葭沖趕來和戰友們喝酒，最看重兄弟情誼的國良自然就喝高了。早上我們該出發的時候，國良有一只鞋找不到了，最後，路亮從車裏給找到了。國良說，記得是和德政在餐廳喝酒結束之後又在車裏喝酒來著，正說著，德政推開車門走出來，原來他怕自己在屋裏睡過頭耽誤和兄弟們告別，幹脆在車裏睡了一晚。大家依依不舍地道別，剛開出客棧，國良委婉地問我精神狀態可好，我就明白了，國良酒勁未過，不能開車，我就接過了國良方向盤。

到了花博匯，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叫李偉的年輕人，他創辦了武漢盛世繪藝術創意有限公司，曾2度被評選為湖北省十佳創業青年，2016年還策劃了首屆留守兒童春晚。我們和李偉以前並不認識，孫恒發布了大地民謠巡演的夥伴征集啟示之後，李偉聯系了孫恒。李偉說：“有共同的愛好，就很容易溝通，一拍即合。”

李偉

 花博匯占地5000多畝，據說這裏原居民很少，本身就是空心村，現在被打造成以花卉為主題的公園。園中的各種服務設施都是法式建築，我們當晚就住在園中一座小城堡一樣的賓館裏。

 演出現場是標準的大型演出舞台，音響設備一流，第一次可以不使用我們自己攜帶的音響設備。舞台旁邊有一座小洋房，是一個茶點吧，為客人提供舒適的圓桌和椅子，遊客可以一邊吃茶點一邊欣賞音樂。享受啊。只可惜這幾天武漢降溫，大家在室外凍得哆哆嗦嗦，我們的同事彈奏一首歌之後手指頭都凍僵了。

 上午的演出現場非常熱鬧，除了其他遊客，還有20多位60多歲的舞姿翩翩的婦女伴舞，原來，她們是湖北省沙洋師範75級文藝班的同學，今天是她們畢業後40年的一次聚會。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後來都成為國家文藝界的骨幹，這中間處級幹部、局級幹部肯定少不了，他們對我們充滿了好奇，第一次見到我們這種巡演形式。

 在湖北，新工人藝術團遇到了鐵桿粉絲，她們和我們在蒼葭村相遇，然後追隨到大余灣，又到花博匯，這些粉絲不是常人，而是佛家禪舞仙子。17日晚上，名為“寶寶”的禪舞仙子和夥伴上台為我們表演了一曲禪舞，18日下午她們三位夥伴上台表演，19日下午她們兩位夥伴上台表演。禪舞講求“舞隨心動”，是一種修行，不需要編排。19日晚上，寶寶和其他2位夥伴跟我們共進晚餐，共同為她們松散的舞蹈團隊起名“心舞”。

寶寶在飯桌上傾述：“我聽到你們的歌曲之後，被深深打動，是我始料不及的，我如此感動以至於跟隨你們的演出。我平時是不願意出門的人，而這幾天長途開車也不覺得累。我們是同頻的，就會走到一起。”

 禪舞仙子們到底姓氏名誰我們並不很清楚，但是，有些時候那些並不重要。如同她們講求舞隨心動，我們大地民謠尋找的也是心意相隨的夥伴。

 吃過晚飯，穿過花博匯霓虹燈的海洋，我內心覺得空落落的，現實一點兒的考慮是，這很浪費電，四周無人，這些好似只是為了我們幾個而綻放。我知道，這裏十一才開張，遊人不多也許可以理解，我也知道，武漢市像這樣大的大型場所興建了十多家，我只有一聲嘆息。

 對比蒼葭沖、大余灣和花博會，思緒翻滾。在蒼葭沖，村民有著日常的生產和生活並正在參與到美麗新鄉村的建設中去。在大余灣，曾經的古鎮商業經營進展不順利，一批返鄉志士希望傳承古村耕讀傳統，依托大地和人民來傳承傳統文化和創造新文化。在花博匯，我看到的是砸錢的建設、娛樂生活和休閑場所的建設，這裏很美，肯定是市民周末和假日的好去處，我也很高興市民可以暫時脫離鬧市區的擁擠和鋼筋水泥建築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。相同的是：共建美好家園；不同的是：對美的理解不同。